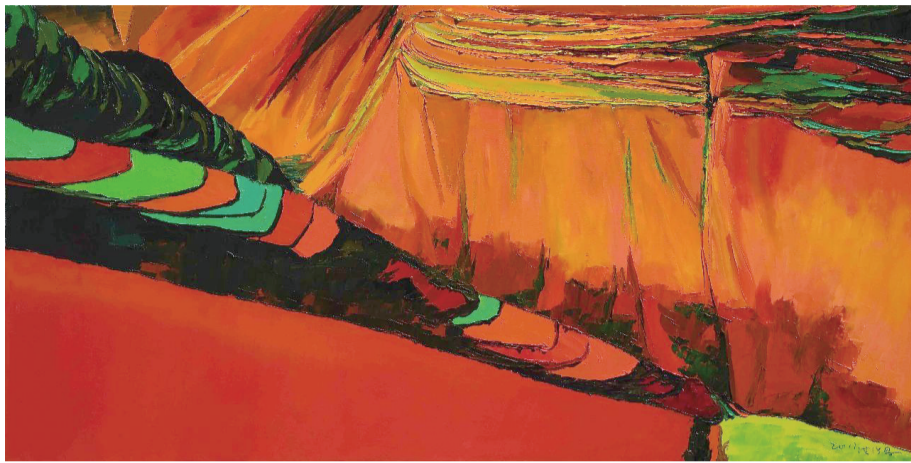


突破藩篱 自成高格

——浅议洪浩昌油画的写意精神

夏文成



洪浩昌作品:《云南东川红土地》(布面油画)。

近日突然冒出个念头,想不吝浅陋以门外汉身份为洪浩昌的画作写点观后感。洪浩昌,云南昭通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曾获亚洲青年艺术家金鹰奖、第十五届中国艺术博览会金奖、中国青岛艺术博览会杰出贡献奖。他是中国油画民族化的重要代表性艺术家,致力于中国宋代以来视觉文化传承的人文和人格现代问题的创作和研究。其作品被美、日、法、瑞典、意大利等国外艺术博物馆、画廊及私人收藏。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70次,参加各种联展近百次,出版个人画作30余部,专集邮票6部,文集2部,油画作品的单幅最高拍卖纪录及成交价为977.5万元(人民币)。

“洪浩昌是中国文化自信的践行者,是生态文明的先锋队,必将载入中国艺术史册。”这是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何毅亭对他的评价。

西方绘画具有鲜明的现实感和视觉与知识的朴实性,强调的是写实和焦点透视。而东方绘画则是泼墨写意,强调的是散点透视、传移模写、气韵生动,讲究留白,注重意境的营造。

中国近现代以来,几代画家在追求“中西合璧”路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实践,比如徐悲鸿、吴冠中、林风眠、赵无极等,均取得了不俗的艺术成就。而洪浩昌作为后起之秀,则成为当代青年画家中的佼佼者。

洪浩昌的画作天才地融汇贯通了西画与国画两者的优势,创作出了一大批个性鲜明,具有“东西方绘画联姻后的简约之美”,辨识度极高的佳作。而作品的辨识度是一个艺术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著名独立策展人赵新锐说:“洪浩昌的出众之处还在于他将中国传统绘画精神与近代西方油画技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两种艺术形态被他拿捏得十分巧妙。在他的作品中,中国性是魂魄,西方性是肉身,通过中西技法和绘画精神的融合展现了一种具有超越灵动之美的宏远境界。”

洪浩昌画作的“魂魄”,是中国画的写

意精神。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荣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张立辰认为,写意精神是中国画的核心精神。他进一步阐释道:“(中国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学内涵,不可能是纯技术的表现,更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三大支柱是‘儒、释、道’文化。”

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有言:“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的是写意所能包蕴的妙境。作为中国画极为重要的美学传统,写意为画家提供了想象与沉思的空间,也为人类审美活动的建立提供了多元可能性。

中国画尚意轻形,讲究笔意墨趣,注重笔墨结构。观洪浩昌的画,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传统文法,对中国画的精髓及中国画的画理、画法及写意精神有较深的涉猎和研究,具备了较为深厚的学养,并在长期的创作中进行自觉地探索实践,使得其画作承续了中国基因,具有中国气派,是中国化、民族化的。

他的《山水间》系列画作就是践行这一创作理念取得的丰硕成果。

洪浩昌的《山水间》系列作品中,有不少画作便具有典型的传统中国山水画特征。这些画作摒弃了西画的逼真感和焦点透视,将大自然中的山水景物抽取

来,取其意而舍其形,成为其作品中别有意味的“意象”元素;近景是特立独行的几根枯树,远景是几抹淡淡的远山,有时干脆就是几个树根,大面积留白,整个画面简练、空灵、大气而唯美。当然,有些画作甚至有意识地避开了中国画和西画的一些传统程式,比如著名的“三远法”“散点透视法”等,使其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画”,又有别于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油画。但他的构图图法看上去却是“中国”的,流淌着中国画的“血液”。

在近年来的创作中,洪浩昌以刀为笔,大胆刻画,使得其画骨感十足。在创作手法上,他采用色彩平涂、块面呈现的方式,使得作品空间阔大、色调明快、画面唯美、意蕴深厚,极具视觉冲击力,审美愉悦感和艺术张力。

洪浩昌笔下的景物大都是抽象化了的景物,被赋予了典型的“洪浩昌”个性特征。进入洪浩昌笔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抽象化了的,处于“似像非像”之间。与中国画的“不似之似”殊途同归,一脉相承。

洪浩昌用画油画的工具和方法创作了大量山水画,但他的有些山水画没有墨守中国山水画传统的“三远”,也未囿于西画的焦点透视,他在有意打破那些既定的

规则,自觉探寻他理想中的“山水画的边界”。他笔下的山水,是理想化、个性化了的山水,是超出了传统美学范畴的山水。

齐白石说:“不似则欺世,太似则媚俗。”洪浩昌深谙其道,他懂得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但他的画作的似像非像、不似之似则又是前卫的、时尚的、与时俱进的,符合当代中国人的审美标准。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认知和审美水平、欣赏趣味的提升和改变,不论是西画还是国画的创作理念、方式和形式都在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将会被时代所抛弃。总不能让人几千年都在看那些一成不变,一个模式的东西。艺术需要不断创新,再好的东西看久了都会令人生厌,就像再美味的食品吃久了吃多了都会令人反胃。

洪浩昌的画作还具有另一个特征,即文人画特征。“文人画”概念的首倡者是董其昌:“文人画,自王右丞始。其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借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

倪云林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竹,聊以写胸中意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

苏轼曾在《东坡志林》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对王维的诗艺意境作了精当的总结。其中的“画中有诗”,可谓是意境在艺术中的最好呈现!

综上述各家观点,一言以蔽之,文人画大约就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但求意境、情趣,写胸中意气。洪浩昌的画作中,不似像非像,花鸟还是人物画,大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洪浩昌自言:“我希望我的画是简约的、美好的、向上的、阳光的、有希望的、可以期待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这一风格有着自觉的追求和实践。

洪浩昌的不少画作寄寓着深刻的哲

思。他画作中的人物普遍偏小,与中国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的设置极为相似。隐喻天地之大而人类何其渺小。洪浩昌曾感叹说:“人就像是草,连草都不如,草还可以春风吹又生,人却一去不复返。”他又说:“人真是脆弱得连一个陶罐都不如!一个陶罐尚可以流传至今,人却只有短短几十年的生命,而且遭受不了任何的灾难。”

他的一些画作正是这些思想观念作用于其艺术创作实践的结果。在洪浩昌眼中,人不过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是寄居于地球上的生物之一,和其他生物一样渺小脆弱,没有两样。

有人认为洪浩昌的画作具有某种“神性”的张力,笔者深以为然。所谓“神性”,洪浩昌自己给出了答案:“要在绘画里,像帝王一样‘俯视’世界,超绝群伦,俯览时物。”他的不少作品,都是以俯瞰的视角创作的。洪浩昌仿佛已跳出三界之外,用独有的“天眼”俯瞰着这个大地山川。这种“神性”,应该就是超越人类普遍共有观念的一种全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及获取的结果。

“他的‘俯视’,是要撕开世界之皮,看它的内囊。‘俯视’的目光造就了其绘画简洁的形式,他的画真合于老子所说的‘损之又损,以近于无为’的精神。他的画简化磅礴的景为一角、一线,繁复的物被简化为极少的景,正是一木一石、千岩万壑不能过之的那种。”这是北京大学教授、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朱良志先生对洪浩昌画作的观感。

因此,洪浩昌的画又与其他“凡人”视角的画显著区分开来,有了“神”的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洪浩昌对故乡和亲人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人虽处异乡,但对故乡山水和亲人的眷恋却一刻也不曾淡忘,他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创作了许多关于故乡和亲人的画作。

洪浩昌画作立意高远、清新明快,色调或热烈奔放,或淡雅悠远,广受世人喜爱。作为一位享誉全国的著名画家,如此谦和平易,令我意外和敬佩。从这些细节体现了其对家乡、对亲人、对朋友的“情意”与“仁意”。

白宗华:昭通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夏吟

白宗华(1905年—1930年3月),昭通水富人,1927年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逃避包办婚姻,到宜宾读书,后考入宜宾女子师范学校,192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参与中共地下活动而被捕,获得释放后,化名到上海继续从事秘密活动,因叛徒出卖,再次被捕,时任国民党军51师工兵营长白宗元(其兄长)保释她出狱后,她到了白宗元的部队,说服白宗元率领自己的部下投奔共产党。1930年3月因为策划不周密,在带领部队投奔共产党的途中和哥哥白宗元一起壮烈牺牲。

1950年初,中共党员高涛(化名),从宜宾渡过金沙江,秘密来到了绥江县太平乡(现水富市太平镇),他在打听一位女士的下落,他藤编的行李箱中装着几封珍藏多年,已经泛黄的书信,这几封书信的书写者正是他急于打听信息的白宗华。

邂逅江畔

1926年春,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四川共产党组织大力推动四川国共合作和大革命运动的开展,使四川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正当北伐战争向长江下游节节推进,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时。4月12日起,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群众。四川省也以“清党”为名开始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高涛离开了重庆地下党的联络处,秘密躲到了重庆的一家哥老会的旅馆中。

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下,他终日待在旅馆中。这时候,云南一位名叫贺殿臣的滇籍商人从上海回四川,也在重庆这家旅馆住宿,二人交谈后,十分投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贺殿臣是一个哥老会的袍哥,交游广,社会经验颇为丰富。看着高涛在旅馆无所事事又似乎坐立不安的样子,当高涛说要找一个乡间幽静的地方避暑时,贺殿臣便主动邀请高涛到家中小住,高涛欣然同意。

在二人聊天的过程中,高涛说起自己有个同学名叫邱天培也是副官村人。

贺殿臣告诉高涛:邱天培的岳父白玉廷也是当地哥老会首领,是当地富裕的商人,白玉廷乐善好施,在辛亥革命时期,家中常常有保路会员出入家中。极为难得的是白玉廷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专门在家中开办私塾给家族和乡里乡亲的后辈学习。正是白玉廷资助了他的女婿邱天培离开家乡赴昭通上初中,毕业后又考入昆明就读高中,高中毕业后考进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学系,邱天培现在在华中中学任教。

高涛告诉贺殿臣:邱天培在昆明读书时和他是同学。

高涛和贺殿臣攀谈后,了解到邱天培和贺殿臣也是亲戚,而贺、白二家也是内亲。

于是,贺殿臣送高涛到了邱天培的岳父家副官村盐井坝(今水富市太平镇盐井村11村民小组),高涛受到了白玉廷热情接待。盐井坝山明水秀,白玉廷家的深宅大院更是鸟语花香,高涛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好的隐蔽地。

在交谈中,高涛还了解到:白玉廷的儿子白宗元在家中私塾接受教育后,于1912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工兵科,1914年毕业后在滇军任少尉排长,1915年底,白宗元随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进入四川,与袁世凯军激战于宜宾、泸州等地,战功赫赫,后参加了攻克和保卫广州的战斗,升任旅长后,其部队在韶关、柳州、襄樊等地驻防。

白玉廷一家聊起白宗元,非常骄傲,白玉廷将高涛安排在儿子的住房中,高涛阅读了白宗元的藏书。

高涛在了解以上信息后,认为白玉廷的家庭进步开明。正好白玉廷的私塾当时正需要一位塾师,是非常好的一个掩护其进行地下工作的身份。于是,他主动要求给白玉廷做塾师,高涛渊博的谈吐赢得了白玉廷的信任,高涛在白玉廷家做起了塾师。

当时白玉廷的私塾里的学生中有白宗元的四妹白宗华、五妹白宗富和十岁的弟弟白宗庆。白宗华自幼在家中私塾读书,饱览诗书。高涛除了对姐妹二人进行传统的教育外,还介绍白宗华姊妹阅读进步书籍和报刊,为她们打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

求学逃婚

1927年10月,姐弟三人随高涛到了宜宾,四人寄居在白玉廷的至交、时任宜宾商会会长的刘蜀光家,在这里,他们认识了会长的妹妹郑三姐,在高涛的辅导下,三人均考入宜宾县立女子中学就读,白宗庆也在宜宾开始读高级小学。

1927年底,高涛接到党组织要他转移的命令,与白宗华在金沙江边话别。临别,白宗华向高涛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希望能够有机会和他长期生活在一起。高涛对白宗华的表述又喜又忧,喜的是他也

喜欢这位美丽聪慧的小妹子,忧的是自己随时亡命天涯,处在生死未卜的秘密斗争生活中,他不忍心让白宗华也像他一样把脑袋天天提在手上。他希望白宗华好好读书,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白宗华却坚持要高涛介绍她加入共产党,她表达了自己对革命斗争的向往和热情,表示也要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中去。

高涛经过再三考虑,给白宗华留下了在宜宾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的联系方式。第二天,高涛即和白宗华道别去了重庆。

学生领袖

高涛走后,白宗华很快就找到了宜宾中共地下党组织人员。1928年除夕之夜,白宗华参与了一次中共宜宾县委的突击宣传活动,他们深夜和地下党员在校内外秘密张贴革命标语。初一的早晨,宜宾的大街上随处可见署名“中共宜宾县委”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等标语,使处在白色恐怖中的宜宾革命群众受到很大鼓舞。

白宗华开始在学校展开宣传工作,她成为了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她参加学校的读书会,带领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在校园的学生聚会草地上、广场的演讲台上、工人团体的秘密聚会上,都常常活跃着白宗华的身影,她还经常和进步同学一起利用郊游等形式,带着家中的弟妹妹,到翠屏山、流杯池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在校内与反动学生组织进行辩论和对抗。

由于她在学生运动中的积极态度,1928年秋,白宗华经黄万相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负责宜宾县立女子中学地下组织的宣传工作。但她也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注意。

3月17日夜,当她们的秘密学习小组正在学校进行活动时,宜宾城防局军警到学校搜捕,她们闻讯翻墙逃跑,翻墙的过程中,白宗华扭伤了大腿,和严雪冰、郑三姐等人同时被捕。

3月19日,宜宾城防司令覃筱楼枪杀中共党员李家勋、李筱文,将白宗华、严雪冰、郑三姐也押去“陪审”。

即使在刑场上目睹了枪毙革命党人,

白宗华也保持从容镇定。从刑场回来后,城防司令覃筱楼亲自审问她:“女中哪些人是共产党?”白宗华回答:“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覃筱楼再问:“你组织了哪些人写标语?”白宗华回答:“什么标语?”覃筱楼问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拿出除夕夜从街上揭下的标语,要白宗华用毛笔当场写几个字,以查对笔迹,白宗华提起笔来,写了一幅行书,覃筱楼一看:“这姑娘的字,比标语上的字更好一些。”任由敌人如何威胁引诱,白宗华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地下工作

敌人始终没有在白宗华这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也抓不到什么真凭实据。在白玉廷和哥老会的活动下,白玉廷买通宜宾县国民党当局,白宗华和伙伴们被保释出狱。

父亲将她们带回盐井坝后,在回到家避居的半年里,父亲对她看守严密,要她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学习女红等。但是,家中富足的生活不能打动她投身大时代革命热潮的心。她不顾家人的劝阻,最终还是从家中跑出来,于1929年4月在宜宾重新找到了党组织。

白宗华在宜宾党组织的帮助下,1929年5月来到了重庆,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高涛。白宗华找到高涛时,高涛为白宗华已经成长为一名革命者而高兴,也为白宗华的聪明美丽所吸引,二人的心靠得更近了。

白宗华在高涛的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起草稿件,站岗放哨。她在这段时间,以旁听生的身份,掩护着自己参加革命活动,通过革命斗争的考验,她和高涛的爱情也成熟了,二人准备结为夫妻。

这期间,在大学旁听的白宗华身份突然暴露,为了继续工作,白宗华被党组织秘密化名为琼菲,被迅速送到上海工作。因为是单线转移的秘密行动,她来不及和高涛道别。情势紧急,她也不能和高涛告别,她深知这样的告别可能会让高涛暴露,只得忍住心中的思念,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连夜离开了重庆。

随后,高涛也秘密从重庆转移了。后来,高涛秘密到了苏区。二人都因秘密转移而没能告知对方,更无法到嘉陵江边约会。一对热恋中的青年就此音信杳无。

高涛在以后的二十年里南征北战,一直没有白宗华的消息。但在高涛心目中,白宗华一定还在从事着地下斗争,他不便也不能打听白宗华的下落。他相信革命胜利后,他们一定能够相会。高涛一直等待和思念着白宗华。他相信:白宗华一定还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他。

1950年,高涛来到盐井坝寻访白宗华时,白宗华却牺牲22年了。

壮烈牺牲

转移到了上海后,白宗华因叛徒出卖,1929年秋再次被捕,在监狱中,她遭到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

白宗元当时随所在部队第51师调驻在襄樊,白宗元任工兵营营长。白宗元知道妹妹被捕后,求助师长范石生出面,将妹妹保释出狱。白宗华出狱后,白宗元不放心的将妹妹留在上海,将她接到自己在襄樊的军营中,派人看守着她,自己也抽空做妹妹的工作。

白宗华和兄长白宗元在一起,她开始把自己的兄长作为革命工作的对象。她抓住了在军营中的这次机会做兄长的工作,对兄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白宗元讲民众疾苦、军阀的反动,宣传革命道理。

兄妹手足情深,加之志趣相投,经过多次长谈,白宗华终于说服自己的兄长成为革命战友,并说服白宗元寻找机会,离开反革命阵营,率领部下投奔共产党。

白宗华把白宗元和他下面的军官的工作做好后,同兄长秘密策划起义,在和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让党组织迎接白宗元投奔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怀抱。

1930年3月的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白宗华带领一个连的官兵先行“逃跑”,白宗元带领两个连的官兵假意追赶,实际上是决定带领整个营投奔共产党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在起事时,行动已经泄密,二人还没有到达与地下党会合的地点,就遭到围追堵截,经过拼死抵抗,奋力突围。无奈寡不敌众,兄妹二人和全营官兵壮烈牺牲。白宗华牺牲时年仅25岁,白宗元终年45岁。

昭通百年杰出女性